

著者 許篤仁
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叢書

周

易

新

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胡適之先生說「卦是符號。」這符號二字太普通，文字可稱符號，一切標幟都可稱爲符號。我不知他究竟指那一種。章太炎先生說「卦爻，難得理會。」章先生研究態度到還真實，不把不知道的自詡爲知。胡懷琛先生說「卦爻是上古的數目字。」我說古代卦爻原形，和傳到現在的卦爻形象是不同的；是三百八十四爻聯串在一氣的；那串在一氣的玩意兒是數不清爽的，怎麼辦呢？孫仲容先生說「卦爻和楔形文相像。」許多歷史教本，和文字源流一類的書，都說卦爻是遼古的文字。我說中國文字始於象形，這卦爻究竟象什麼形呢？以上所引諸說，我對它非常懷疑。試拿最完全無僞，而且是中國最古的周易本文來看，驟然亦看不出它究竟是什麼。再拿許多周易的注解來看，各有各的主觀成見，「見仁見智」任意亂談，不但不足以解決我的疑問，倒反愈看愈糊塗了。

法庭辦理命案的方法，是檢驗或化驗，讓骸骨自己來證明。注疏對於周易，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我只好採用法庭的驗骨法，把構成周易的骨幹「卦爻」和「周易」二字解剖開來，一一加以檢

查把檢查得的證據，記錄在第一章到第四章裏面——原來周易是殷末的天文學。但是中國各種學術，到現在還幼稚得很，幾千年前殷朝那時候，怎能夠有天文學？這是閱者應有的疑問。第五章就是把周易本文中間所含有的天文學說，和漢以前所敘述的天文記載，摘集攏來答覆這個疑問的。第六章的大意就是表明「周易是天文學」這點小意思並不是我個人的創獲；秦漢那時候許多學者已經說過了。第七章，是用實驗方法來證明前六章中所引文字和傳說的確可信。第八章用周易本文來證明周易的時代。第九章證明作易的人不是文王，乃是季歷。第十章證明周易本文有大部分是籤語；有一小部分是天文學說。第十一章證明「卜」是選日；「筮」是叩問某事之是否可行；都和現在的「做卦」絕不相同。解釋周易的作品要算十翼爲最早；第十二章是評論那些作品的價值的。中國的讀書人如朱熹們，都被「河圖，洛書，鳳鳥」這六個字迷惑住，弄不清爽；他們都因這六個字的關係，勢不能不承認周易是神物。第十三章就是說明這六個字的本義並不包含神異的意味，因而判斷周易不是神物。從殷末到清朝關於周易的作品，都把他們主觀成見來裝潢周易，把周易弄成裝妖作怪，神祕玄妙，不可測度的殿堂。第十四章是把那些主觀見解，因襲變遷的陳跡，

一一區分出來，歸入周易的七大流派，——這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學派，——使閱者知道中國人附會的手段真是高明得很！

我是一個歡喜搜索尋常所認為無關緊要的疑問的癡漢。當新文學運動纔萌芽，中國社會變動和政權轉移的電影正在製片還未開演的時候，我在復辟礮聲鼎沸裏面，定下一個解釋中國文字的癡計畫：字音用閩粵蘇浙土音爲準，而以古書的音韻爲輔；字形以古書爲主，而用金石爲輔；從形聲遷變這兩條線索裏，把每一個字的形聲義的原委解說清楚，使人容易領悟，容易運用。這個背時而不自量的計畫，在當時自信力極其堅強，大有犧牲一切亦不之顧的宏願。依此計畫進行工作時，聲一方面，因我世住閩浙交界的泰順，有七種絕不相同的土音來做幫助，困難很少；形一方面，金石材料，因個人力量不能搜集無遺，只得因陋就簡，專致力於經子史這三大部分。這三部分在我眼中，當時形成一部中國大字典，翻來復去，用土音金石彼此互訂，趣味極濃，幾乎不知人世生活甘苦是什麼。每次得到未經前人道過的文義的時候，馬上就到戲園子去看戲，這是我自己獎賞我自己的法子。這種工作一直到民國十一年五月，先嚴慶癭府君逝世時，纔停止。停止時，把七年來的筆

記，和寫在卷端行間的清理出來，依類編成閩語證詁，轉注淺說，虛字用法，諸子補詁，詩經一斑這五部。當日聚精會神所要編的字典，只有二千餘字，以我個人力量非三十年不能完成。周易新論這部是到民十七十八兩個下半年纔編集完竣的。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四日，許篤仁識於杭州。

目錄

釋卦章第一	二
釋爻章第二	六
釋周章第三	一一
釋易章第四	一三
古代天文學說章第五	一六
秦漢儒者用測候說易章第六	二八
實測章第七	三二
周易的時代章第八	四〇
周易的作者章第九	五五
周易本文考證章第十	六四

周易新論

二

釋卜筮章第十一.....六九

十翼總論章第十二.....七四

河圖洛書正義章第十三.....八五

周易流派變遷談章第十四.....八八

周易新論

周易究竟是什麼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先解決下列兩個問題：

(1) 卦是什麼？

(2) 爻是什麼？

因為周易最重要的部分在卦與爻；其餘如卦詞、爻詞（說詳周易本文考證章第十）象詞、象詞、繫辭……等（說詳十翼總論章第十二）都是講解卦爻，附麗於卦爻的。「卦○爻○的○本○身○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若未解決，而徒研究卦爻所附屬的卦詞、爻詞……等文字，一定不能把「周易是什麼」這個問題完全解決。

釋卦章第一

繫辭說，「聖人設卦觀象」說卦說，「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王充說，「說卦篇是河內女子從牆壁裏尋出來的。」（見論衡，此語本諸前漢。）我看「設卦觀象，」「觀變……立卦」這兩句語意是相同的；我還得解釋一下：

「陰陽」二字應當如何解釋呢？張守節於史記五帝紀「幽明之占」句下面註「幽陰明陽」四字。他拿「光明」來解釋「陽」字，拿「幽暗」來解釋「陰」字。這是很對的，（陽光照到的地方叫「陽」，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叫「陰」，這是古今雅俗所共同的；漢後用「男女」神祕「迷信」來說陰陽，與古義相背，皆不足信。）光明和幽暗變動最顯著的，莫如晝夜，晝夜變動最顯著的，莫如冬日夜長而晝短，夏日晝長而夜短，春秋晝夜平分等現象。晝夜長短的變遷，冬夏寒暑的變遷，這就是繫辭所謂「觀變於陰陽」的變。『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就是說「觀察那陰陽的變動以立卦」。倒過來說，「設立卦爻以觀察陰陽的變動。」換句話說，卦是觀察陰陽變動的「工具」。

「觀象」二字，與清代「觀象臺」之「觀象」二字無二義。「設卦觀象」就是「設造卦爻，觀察天象」。換句話說，卦爻是觀察天象的工具。

依照繫辭說卦這兩句意思說，卦爻跟天文測候學說，是很有關係的了。

繫辭說卦這兩種傳說，可靠不可靠，還有問題。（說詳十翼總論章第十二。）現在姑且置之，而專從文字一方面研究，——把卦字解剖開來看，它究竟包含什麼意思：

（一）卦字左邊寫作圭，這是包含何種意思呢？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周禮。）

「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影一尺六寸。」（周髀算經。）

「土圭尺五寸，以致日，以度地。」（考工記。）

「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影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晉書，天

文志。）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光之動，可以圭表測也。」（桓譚新論。）

讀右方五種記載，知道圭是測日影的傢伙。

(二)卦字右邊寫作卜。這是包含什麼意思呢？

「龜爲卜，策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禮記，曲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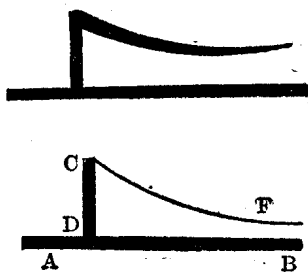
這「信時日」三字，是解釋「卜」字；「敬鬼神」三字，係解釋「筮」字。可見古代的「卜」是占問時日的。（說詳釋卜筮章第十一。）

現在專從卜字的本身研究一下：

要瞭解卜字的本義，還得先懂得大小篆改移古文的方向的例。如𠂔字頭向左，尾向右，足向下，背向上。這很容易認識的一個大字的古文。作大小篆的，因這個字左右太闊，擠在直行裏不好寫，就把它的方向改變做頭向上，尾向下，背向右，而腳向左，寫成大形，寫在直行裏，比較整齊美觀一點；形象雖未改變，只因方向一轉移，可就不大容易認識了。所以到叔重那時候，就錯解做「犬有懸蹄者」字形未改，字向轉移，就容易誤解，這是小學家所應注意的，如豕字羊字牛字……都是。

卜字，先儒都解錯了，且不管他。我依據小篆轉移古文方向的例，把几字的方向轉移作𠂔形，馬

上就看出卜字不是搖龜壳的算卦先生「灼龜」「灸龜」的形象（用火灼龜灸龜，只有化灰的形象，並無分裂成卜字的形象。這是可試驗的事實。說文說，「卜，剝灼龜也」，近人說，「卜是龜裂的形象」這都和事實不相符，都不足信。——說詳釋卜筮章第十一）乃是古代欽天監於地上立標測候日影的形象。



隨意擇一片稍微平一點的地方（如A B）豎立一根木標（如C D）以測候日影：其影從標末斜射於地的斜影（如C F）這就是立標地上測候日影的形象。

這「」形，就是立標地上測候日影的形象的略形。閱者試把這橫寫的「」字古文的形象去比較上文那個A B C D C F之立標地上測候日影圖，當能相信「卜」字的確是立標候日影的指事象形字。

把以上所說總括一句：用標（圭）測候日影（卜）叫做（卦）。

釋爻章第二

「爻者，言乎變者也。」（繫辭。）

「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繫辭。）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繫辭。）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繫辭。）

繫辭這四句解釋爻字，已經很明白告訴我們了，但那時文章，比較現在來得簡單，拿現在語複文繁的眼光去讀它，可不容易懂，我還得解釋一下：

這頭一句的「者」字，與現在的這字一樣用；其第二個「者」字底下跟着一個「也」字的，同現在形尾「的」字同意義；其中「乎」字，與現在「於」字「那」字同意，而與用在句末作疑問詞的「乎」字不同；變字，是指那晝夜長短，冬夏寒暑等變遷，上章「觀變於陰陽」句已經說過了。「爻者，言乎變者也」，就是說「爻」這個東西是講解那晝夜冬夏等變遷的。」

第二句之「效」字，可用學生跟隨先生一道走的「跟」字來解釋，這「跟」字與「效法」之效字意義仍無差移；其「天下」二字，係「天地」二字的誤文，（陸德明經典釋文：「繫辭」天地之道，」一本作「天下之道，」繫辭，「遂成天地之文，」一本作「天下之文，」這是顯明的證據。老子「天地之始，」五十二章又作「天下之始，」亦可做旁證。）「爻者效天地之動者也，」這就是說「爻」這個東西是跟隨天地轉動的。」

第三句之「唯」字，作「這」字講；「其」字作「那」字講；「物」字，作「名」字講，（國語，楚語下，「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韋昭注曰，「物，名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就是說「六爻互相雜在一氣，這是那些時候的名稱呀。」

第四句「發揮」二字，與「六爻發揮」同是指天地轉動說；「剛」光也，晝也；「柔」幽也，夜也；（繫辭，「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句可爲證。）「而」字古代作「乃」字用，（參看經傳釋詞。）以上所有語詞的解釋，因限於篇幅，不能詳舉例證，欲知其詳，可參看拙著古代虛字淺說。「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就是說「晝夜轉動乃生爻。」








前漢律歷志亦有『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之說——「陰陽變動」指光明與幽暗變動說。

依據繫辭前漢書這五句意思說，三百八十四爻皆與天文學說有關係，已顯然了。現在再就爻字本身研究一下：

「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說文，爻部。）

「二爻也。」（說文，爻部。）

細味說文這兩個解說，可以得到三個要點：

（一）現在六爻的形象與古代六爻的形象不同。現在周易的六爻都是並列橫行（作  等形）已無交頭的形象。周宣王以前的爻形是兩頭交互聯絡（作       等形——閱者如欲瞭解這種形象究竟是什麼玩意兒，請先看下文實測章的甲丙戊己各圖）本不是作並列橫行的形象的。「易六爻頭交」五字可做鐵證。

（二）把「六爻交頭」改做並列橫行，這是起於秦朝。古爻形象，弓曲欹斜而又極其精密齊。

整抄錄稍不精細，便要錯誤。後人因其不便於抄寫，所以把它改做並列橫行，做這種改變工作的，大概就是把曲折象形的古文改作整方形隸書的秦朝人。

(三)「易六爻頭交」這五字，不是許叔重說的，乃是周代史籀的原文。細味說文序中「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倉頡篇……爰歷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若此者甚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等語，而知叔重等必曾諷誦史籀全文。不然，則叔重怎能够知其「皆取史籀」「或頗省改」「謬於史籀」呢？藝文志雖有「史籀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的記載，但當時在上者既用史籀爲考試的繩尺，其時傳習一定是很普遍的。孟堅雖未窺見全部，不能判斷叔重亦未窺見全部。再拿「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稽譌其說」(說文原序)和許冲上安帝書中「慎……博訪通人，考之於達，古文孝經……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等語來核對說文中「賈侍中說」「衛宏說」等語，我們可以知道說文中除指名某人說者不算外，其餘大多數解說都是叔重抄襲史籀的原文。「象易六爻頭交」這句，就是很明顯的證據。不然，居秦代改變爻形以後的後漢時候的叔重，怎能

看到周代六爻的原形，而定下「六爻頭交」的解說呢？

總括起來說：六爻的形象，經過秦人改移，已非原形。說文「六爻頭交」一語，是史籀的原文；讀此語，可以想見六爻的原形是兩頭交連的。

六爻交連就是測日的標影兩頭交連——欲知其詳，須參看下文實測章。

釋周章第三

上文兩章，證明卦爻二字與天文學有關係。此下兩章，專推考「周易」二字，看它包含何種意義。周易係書名，似無考證之必要，但無論何書，其內容與名稱必有關係。例如論語是孔門記錄當日議論的語言，故名曰論；尚書是上古的書，故名曰尚；詩經是詩歌，故名曰詩；三禮是家國社會的禮法，春秋是歷史，顧名思義，其內容可知。

鄭玄說，「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

孔穎達說，「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膺膺』是也，故題周以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餘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按文王所官守的地方，是岐陽；其演易的地方，是姜里；詩經之「周原」，是指四週之原野，確非地名；是文王之時不但無周代的名稱，並且無周字的地名。穎達以周禮周書之代名來說周易的周字，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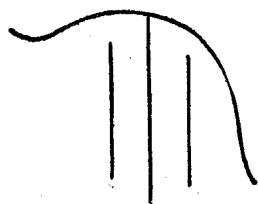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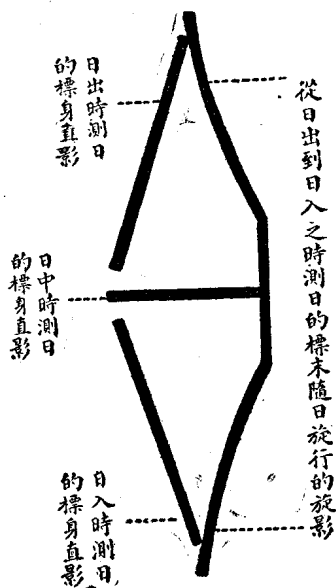
賈公彥說，「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首乾，乾爲天，能周匝於四時，

故名易爲周。』按賈氏以匝字說周字，和繫辭『易之爲道也，周流六虛』的「周流」二字義合，（「周流六虛」就是「週迴流轉於上下東西南北六空之中」的意思。）

周易的周字，應當取賈氏「周匝」的意義來說。就是指太陽週迴旋繞說。——古代日繞地，與近世地繞日的是非，與本書無涉，現置不談。

釋易章第四

易字，古篆寫作^易，^易，太陽。勿，就是早午晚三時測日的標身直影，和自早上到晚上標末隨日旋行的旋影總和攏來的象形字。你看——



這是
易字
的下
半節。

上文「標末旋影與標身直影的總和，」比較易字的「下半節」的形象有差異沒有呢？不過標影總和的形象稍微參差一點，而易字的下半節，稍微整齊一點罷了。（須知小篆的形象，都是大

篆被整齊後的結果呢。再看——

易（即易字，——晉陽幣，說文古籀補第九。）

陽（即陽字，——宅陽幣，說文古籀補第十四。）

易與易，古代本來沒有分家，現在且不管它。你看它兩個下半節的勿字的形象，同上文標影總和圖有不同否？閱者亦許要疑這兩個字的下半節是八卦呢。

易字寫作日，表示此是太陽；日下寫作勿，表明標影移動的形象。簡單說一句：易字，是測候日影移動的總名。

閱者看了以上的比較，亦許要疑心著作的人戴上藍眼鏡。現在再把漢武帝以前的「易」字用法考證一下，看古代的易字包含什麼意思。

「不易乎世」（易經，乾卦象詞。）王弼注，「不爲世俗所移」

「不如易糧於宋」（國策，齊）高誘注，「易，移與之」

「世易時移，變法宜矣」（呂覽，崇今。）此句易字與移字互文，大可注意，因此二字本來同。

意的，所以互文以顯意。

「易墓，非古也。」（禮記，檀弓。）鄭玄注，「易，謂芟治草木。」按鄭此注未是，不如訓爲「遷移墳墓。非古禮也。」較爲近理。春秋以前，無改葬的風俗，故用「移墓非古」譏刺當時。若照鄭注以「芟除」之芟字解易字，不但不近事理，而且不近人情。墳墓生長草木而不芟除，爲人子者豈忍出此，縱使忍心出此，亦不是春秋前後那時候一般的風俗。

「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史記，項羽本紀。）正義，「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按此以「開張」解易字，亦未是，不若訓爲「人馬俱驚，避移數里」較爲明瞭。

象詞，檀弓、國策、呂覽、史記這五個「易」字，都是作「移」字用；易字的下半節和測日標影對比，又包含測日標影移動的意思。這可說是純屬物觀的研究，絕無主觀的成見——「藍眼鏡」三字，只得奉還。

把釋周釋易這兩章總括起來說：周，週也；易，移也；太陽是週迴移轉的，故用週移二字以名測候太陽行道移動的書籍曰周易。

古代天文學說章第五

從卦、爻、周、易這四個字研究看來，周易這部書與天文學說有關係，上幾章已證明了。但春秋以前，中國有天文學說沒有呢？茲略述之如下：

(一) 黃帝時的天文學說。

「軒轅始受河圖，闢苞授規，日月星辰八象，故天官之書自黃帝始。」（後漢天文志）

「黃帝治天下……泰山稽輔之，以治日月星辰之行律……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

（淮南覽冥）按「數」「術」二字，古代通用。

「蓋聞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建氣物分數。」（前漢律歷志）應劭注，「黃帝治歷終而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春夏爲發，秋冬爲斂。」按「氣物」二字，指節氣物候說，如「春分玄鳥至」一類就是。「合而不死」四字，本是天文學上的術語。秦漢間，反從此闢出「鼎湖龍去」、「黃帝登仙」等神話。

「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韓非子）。按鬼歸也，（列子）指日落神伸也，（如韓非「木數披，黨羽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此神字作伸字用，「木乃不神」即「木乃不生」生伸神，古代同聲通借，）指日出後世不懂這「合鬼神於泰山」句是說「黃帝在泰山測候日出日入」反從此鬧出「東嶽廟」職伺鬼神的神話。

「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後漢律歷志，劉昭注引月令章句。）

「大撓作甲子，隸首作數……以比日表」（後漢律歷志）

淮南覽冥篇說，「黃帝治日月星辰行律」史記說，「軒轅旁羅日月星辰」後漢書說，大撓占斗綱所建，「可見黃帝之時，已知測候星度，並且知道以北斗爲測候的準則。論語有「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的說話。「斗綱所建」是指斗柄東指爲春，南指爲夏，西指爲秋，北指爲冬說，——見鶡冠子。「衆星拱之」四字，係指衆星拱繞「小熊星」說。

「軒轅治五氣，迎日推策……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死生二字，指月魄盈縮說，

這與書經「哉生魄」哉死霸」的死生二字同義）……蒔布百穀，草木……旁羅日月星辰」（史記，五帝紀）

參酌以上各籍之傳說，中國之天文學始於黃帝，無可疑了。細味「合鬼神於泰山」句的情景，確是天文學極幼稚的工作，爬上高山去測天，這豈不是幼稚的表徵嗎？堯時比較進步一點了，山西的天文臺可證——說詳下文。

（二）顓頊時的天文學說

「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命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國語，楚）

「顓頊……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史記，五帝紀）按「載」即「記載」之載，「載時」記載時候也。鬼，歸也；神，伸也；指日之出入，（說詳上文）「合鬼神」句，「載時……依鬼……治氣……」三語，意思是相貫串的，就是說，「記載天時，依據日出日入，氣候變動，以制定教民耕作合宜的時候。」並無神道設教的意味包含在這三語裏面。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顓頊歷二十一卷，夏殷周魯歷十四卷。」（前漢藝文志）

「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指其上文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種）疏闊中最爲微近。」

（前漢律歷志）

閱者注意，張蒼是秦朝的柱下史（見史記）柱下史是測候天文的專官（史記任敖傳，「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傳末，太史公評曰，「張蒼文學律歷爲漢名相」而前漢藝文志又有張蒼陰陽十六篇皆可爲柱下史係天文專官的鐵證。）秦朝的天文學家舉出古代這六種歷法我們斷不能輕忽視作等閒的記載。

國語既有「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等文，而漢代又有顓頊歷；可見堯命羲和等測候四時天象並非創舉；所以國語「北正黎司地」的下文，有「堯復命重黎之後……復典之」的說話。

（三）帝嚳時的天文學說

「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國語魯上。）

「帝嚳……順天之義……歷日月而送迎之，」（史記，五帝紀）

(四) 帝堯時的天文學說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殷仲冬。」（堯典。）

「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舜典，古列入堯典。）

疑堯典這兩節爲不可靠的人們，請你先去打倒張蒼的「六歷」說。「六歷」說若打不破，那末，堯在顓頊之後，當然有測候的事實。「璇璣玉衡」四字，好像可疑，然按諸事實，亦一無可疑。有黃帝顓頊等幾朝測候，到帝堯時，另造出一種儀器，那亦沒有甚麼希奇了。再證以「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論語堯曰篇）的說話，堯舜之時已有測候天文的法術，更無可疑了。「數」字，「術」字，古代通用，「歷數」就是「歷術」。細味「天之歷數在爾躬」這句的意味，好像舜是專管天文的官。

(五) 夏殷兩朝的天文學說

「乃季秋月朔，辰忽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造，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干先

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尚書胤征）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日，三曰月，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尚書洪範）「歷數」卽歷術。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焉，吾得坤乾焉。』」（禮記禮運）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論語衛靈）

堯與夏相隔不過數十年，可以把它作一個時代看。堯時定出四季黃昏時候天中的中星（如鳥火虛昂）夏朝更定出辰房二星；只看到辰星忽聚集於房星，就鬧得不亦樂乎，奔馳驚告。而他們先代傳下來的法典，又說：「先時者」（就是天文的預告和天象不相應而太早）殺；不及時者（天文的預告過時）殺。天文學家受這樣環境督促，焉有不日進於高明的道理；所以到周朝纔有那「天球」造成。——詳下文。

按「夏道」二字，是指夏朝所測定的天道。「夏時」二字，是指夏小正（但大戴禮中之夏小正，已殘缺屢雜）。「坤乾」二字，是指殷朝所測定的天文圖。此書現在不傳，當與連山歸藏等相仿。

佛，（惜亦不傳，現在的歸藏，確係偽本。）不過周易首乾次坤而坤乾這部書是首坤次乾，這是周易與坤乾不同的地方。論語「行夏」之時的行字，指「行政」說。古代政令按時施行，今所傳呂覽的十二紀，淮南的時則訓，天文訓，禮記的月令，都是按時施行政令的載籍。呂覽、淮南、禮記中間這數篇，皆係抄述夏代的作品，並非創作。

（六）周代的天文學說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詩經，靈臺篇。）

「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謂其臺曰靈臺。」（孟子。）

詩經歌咏到靈臺，這件東西，孟子又說文王叫百姓造靈臺，這靈臺究竟是甚麼？

「靈臺所以觀天文。」（三國志王朗傳引朗奏語。）

「禮緯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揆星度之驗。」（後漢，郊祀志。）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溱溱，庶卉繁蕪，屢維豐年，於皇樂胥。」（後漢，班固靈臺詩。）

孟堅這詩，爲何說到風、雨、百穀、豐年等等呢？請閱者細按一下，就明白靈臺是做甚用的。

右方舉出四個靈臺，閱者約略流覽其上下文，當可略知詩經的靈臺的用處，文王幹過甚麼職業，亦就可略知其一二分了。——亦許「文王演易」與靈臺有點關係罷。

文王演易（文王沒有演易的事實，說詳周易的作者章第九）的傳說，或者就是推演天文或改良之就（演易）的演字玩味，大概文王是改良先代的測候學，並非創造。證以呂覽先識篇之「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終古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祚，日月星辰之行，多以爲不當，曰：『是何能爲？』」與淮南汜論篇之「殷之敗也，太史令向摯先歸周王」的話，乃益信無疑。

右方呂覽的記載，有應該注意的三點：

（一）古代太史兼管天文。「太史屠黍能知日月星辰之行」，禮記月令之「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司馬遷報任安書「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後漢明帝紀注「太

史掌天文」等記載可證。

(二) 古代測候天文，亦有天文圖，並且另有專門法術。「終古出其圖法」「向摯載其圖法」「屠黍以其圖法歸周」三語可證。

(三) 蓋文王得向摯的圖法而不大明了，乃建築靈臺，親自測驗：中國的天文，並非由文王創造出來的。

上海時報的畫報，（民國十七年六七八三個月中間的）有一張文王靈臺照片。據照片上的記注，這靈臺是在山西的。或者殷都在衛輝彰德一帶，所以指山西稱「西伯」「西岐」。或者是堯舜時的天文臺（堯都在山西平陽，舜都在山西蒲州）。——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後世誤以爲是文王的，亦未可知。按其形象，有類於長城轉角處的城壁；女牆的齒狀，與窺望孔，尙顯然明瞭，無甚破壞，一若於長城是同時遺物。無論是堯的靈臺，或是文王的靈臺，山西這座靈臺是古代測候天象的遺蹟，無可疑了。

「天球河圖，在東序。」（書經顧命。）

這天球二字，當然是指天文儀器。天文學自黃帝傳至殷周，經過六代，並且受「先時殺無赦不及時殺無赦」的督促，成王時有這種儀器，亦無可疑。

「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管子（宙合篇）。

「天地」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裏，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出，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管子，宙合）。

按唐代書籍皆用「泉」字代「淵」字，「下泉」的泉字，原本當作淵，就是深淵的淵。此當是唐以前，梁陳以後，解釋管子者的傳注，傳抄者誤把它抄入管子正文。

「橐」字，卽「韜藏」「圈套」的「套」字古文。「有」字，古代作「又」字用。「宙合有橐天地」就是「宙合又套天地」。讀管子本文此語，我們知道春秋之時，用「宙合」二字爲「天地」以外諸天體的專名。

以上所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夏、商、周八代測候天文的記載，足以證明周代以前已有天文學。

了。

現在再從周易本文推考，足以證實周易是天文學的，有五點：

(一)「建候」(屯卦)

「建候」(豫卦)

建，設立候，測候。我們看到「建候」這兩箇字，便知道作周易那時候，已經有測候天象的方法了。

(二)「豐其蔀，日中見斗」(豐卦，六二)

「豐其蔀，日中見斗」(豐卦，九四)

「蔀，覆曖也。」王弼注。按古語「遮蓋」叫蔀。閩省福寧府屬的蠻語，用「茅草蓋屋」叫做「茅

草蔀屋。」這可算是很有力的證據。

「豐其蔀，日中見斗」這就是說「蓋得很厚，白天可以看見星斗」大概用茅草類鋪蓋得很

厚，能把陽光滅殺乾淨，從微孔中可以看見星斗。

(三)「反覆其這，七日來復」(復卦)

王弼注「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清代阮元說，「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說，則推明鄭（指康成）義之善。」哈哈，打倒漢儒相傳的訓詁，專用空言來說易理的大將王弼，他說到「七日。」這些天文學說，亦不能不低首下心導引漢儒「六日七分」的天文學說。可見真理之在人間，無論何種勢力來抨擊，它總是一點也沒有移動！

（四）「月幾望」（小畜卦，上九。）

「月幾望」（歸妹卦，六五。）

「月幾望」（中孚卦，六四。）

按此「月幾望」與書經之「月既望」同義。

（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巽卦，九五。）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卦。）

假使作周易那時候還沒有天文學，怎樣周易裏頭又有「建候」「見斗」「七日來復」「月望」「甲」「庚」等天文的記載呢。

秦漢儒者用測候說易章第六

「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呂覽，大樂。）

「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參於上，當樞之下，無晝夜。」（呂覽，有始覽。）

細玩味「天極不移」「當樞之下無晝夜」這兩句的語意，和現在說南北極的學說無甚差異。現在說南北兩極不移，秦代亦兩極不移；現在說兩極無晝夜，秦代亦如此說。——樞，即門戶之樞，指兩極不移說。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繫辭。）

繫辭用「太極」二字，呂覽用「太一」二字，又用「天極」二字，這「太極」「太一」「天極」，究竟是甚麼東西的名稱？馬融說，『易有「太極」謂北辰也。』——繫辭「大衍之數」句下，

正義引此。按論語所謂北辰，與馬融所謂北辰，都是現在的小熊星。古代因北辰固定不移，所以拿它做測候天地運行的標準。呂覽所謂「天極不移」，就是北辰不移，亦就是論語所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的「居其所」。——居指北辰安居不移，說以北辰爲準，定出標尾一曲畫（陽）標身兩直畫（陰）這叫做「太極生兩儀」。由這兩畫測出春秋冬夏四時不同的標影，叫做「兩儀生四象」。——「四象」指四時的天象。（說詳實測章第七）

這以上是秦代學者以測候來說易經的明證。

「陰陽之術大詳……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前漢司馬遷傳）

讀此「各有教令」之語，而知月令夏小正，管子幼官，宙合，十二紀堯典四時等，各有闢原，非漢後的出品。

「泰表載干，夬表升骨，履文，遯表日角連理，否表二好文，觀表出準，」（易乾鑿度。）

泰，夬，遯，否，觀，都是周易的卦名，表就是測日之標。（「表者，標也，……其在器式，拱影日表。」文）

心雕龍）這表字上冠以卦名，卦是測日的標，明明白白表現出來了。

「易稽覽圖，『甲子卦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鄭注，『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後漢，郎顗傳注引此。）

「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前漢，京房傳。）

「陰從午，陽從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子午分時立春，正月節，在寅，坎卦初六立秋同用。」（京房易傳。）

「劉向別錄：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重複，定八十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初學記，文部。）

「東觀記：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動，五月之卦也。」（後漢，魯恭傳注。）

「伏犧作易，正陽氣之初，以爲律法……陰陽寒暑風雨之占生焉。房言律……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其律術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律。』」（後漢，律歷志。）

這以上，是漢代學者用測候來說易的明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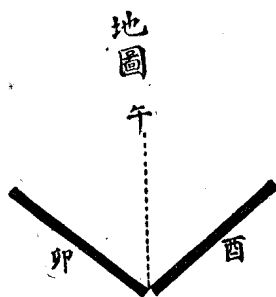
實測章第七

卦爻是古代測候天文所用的符號。已有上各籍證明。科學世界。徒引古籍未足見信於人。恐怕古籍不可靠。還得實測一下。但我之實測。不過假借一根木棍代土圭（可笑！）證明用土圭測日刻畫其影而成卦爻罷了。非敢以淺陋工具與今日儀器周密之天文學家較短長。請勿誤會！

試立標候日。其蔭地之影有兩種：一種如下方天圖；一種如下方地圖。



卯點，是日出時日光斜射於標，標末斜蔭於地之標影。
 午點，是日中時日光斜射於標，標末斜蔭於地之標影。
 酉點，是日入時日光斜射於標，標末斜蔭於地之標影。
 從日出到日入的時候，測日的標末的影，跟隨日光旋行其影自西而東，形成卯午酉三聯的弓形的影。這就是周易的陽畫——周禮，春官篇卜師那節有「四曰弓兆」一語。可見當作周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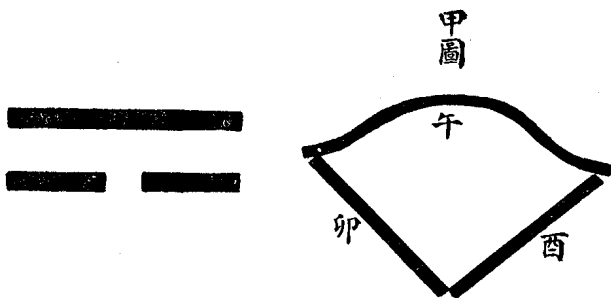
時陽交猶作彎曲的弓形自秦而後陽交始從隸之整方
改作平橫形。

卯點那一橫是日出時日光斜射於標，標身斜蔭於地的
直影。

午點那一直，是日中時日光斜射於標，標身斜映於地的
直影。

酉點那一橫，是日入時日光斜射於標，標身斜蔭於地的
直影。

朝暮兩畫之直影即周易之陰畫——（陰畫有時向南
傾斜作八形，夏天朝暮兩根標身直影如此。冬天朝暮
標身兩根直影向北傾斜作V形。春秋兩季朝暮標身
兩根直影東西平橫作——形。自秦以後始從隸書的方



整形，盡改作平橫兩斷形。

測候一日終了，其一日完全的標影，如上方甲圖。

卯畫，是早上測日標身的直影。

午畫，是從早上到晚上標末隨日光旋動的弓形影。

酉畫，是晚上測日標身的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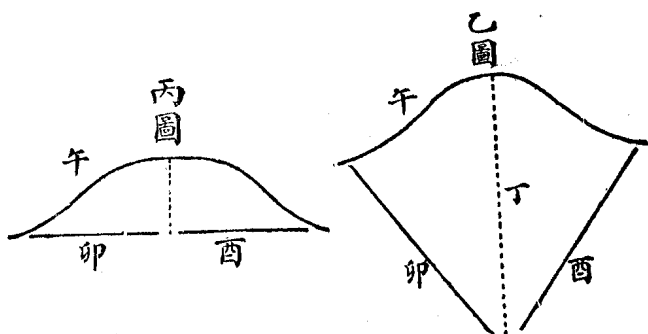
卯午酉三畫就是周易之陰陽三畫。周易之陰陽三畫。

畫，就是甲圖午卯酉三畫的簡略形。閱者試把陰陽三畫。

參比天地甲三圖，當可略知古今卦爻形象變遷的大概。

天地甲三圖，是一日的標影。若演為四時的標影，即成乙、

丙、丁三圖：



丁，冬至日中時標身射地極長之影。

午，從早到晚標末隨日旋行之弓形影。

卯，早上標身射地的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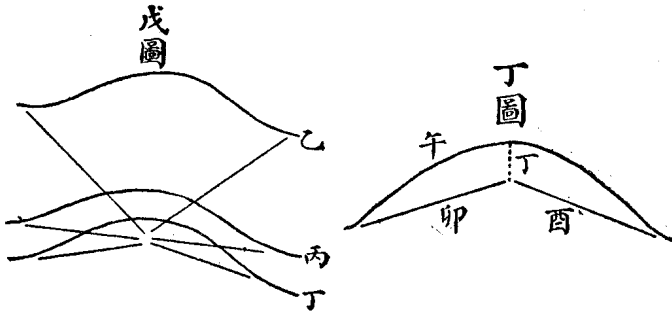
酉，晚上標身射地的直影。

卯，春秋分的早上標身直影。

午，春秋分的時候，自早到晚標末隨日旋行的弓形

影。

酉，春秋分黃昏時候標身的直影。



丁，夏至日中時標。身陰地極短之影。

午，夏至自朝至暮標末隨日旋行之影。

卯，夏至早上標。身射地之影。

酉，夏至黃昏標。身射地之影。

這是冬春秋夏四時標影消長之圖。

乙，冬天每日的標影。

丙，春秋二季每日的標影。

丁，夏天每日的標影。

這種兩頭交聯的樣兒，就是說文所謂「易六爻頭交」的交。

標末的曲影就是陽畫，標身的直影就是陰畫。由這陰陽兩畫，變成四時消長的四種形象，這就是「兩儀生四象」。

老子所謂「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卑者舉之。」亦就是根據這種天象消長圖來推論人事。夏至的標影縮到極短，夏至以後逐漸向北伸長，這就是「卑者舉之」。冬至的標影長到極點，冬至以後，漸漸向南縮短，這就是「高者抑之」。老子在周朝的官職，是柱下史，柱下史是管天文的官，第五章張蒼那節已經證明了。凡學說與職業是很關係的，所謂「三句不離本行」。老子做過測候天象的官，所以他創立學說，引用天象來推論人事。

上文所測所繪各種圖式，與古之圭影有不同的地方，沒有呢？這是閱者所應有的疑問。欲解決此疑問，只要拿下文所引各籍的句子，與上文各圖比較一下，就瞭然了。

鷗冠子「天曲日術」的曲字，與「天」「戊」各圖的彎弓形的曲，有異同嗎？

呂覽圓道篇「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圓。在上。

大矩在下」之圓字，與甲圖上方之弓形有異同嗎？其矩字與甲圖下方之直形有不同嗎？

繫辭「叁天兩地」的「叁天」兩字，與由卯午酉之三點構成的甲圖弓形有不同嗎？其「兩地」二字和甲圖兩直影有不同嗎？

前漢律歷志「上三下二叁天兩地」句，用「上三」解釋「叁天」，用「下二」解釋「兩地」；其「上」「下」二字，與甲圖上下兩方向有不同嗎？其「二」「三」兩箇數目字，與甲圖有異同嗎？

前漢律歷志「叁天兩地圓蓋方覆」的圓方二字，和甲圖的方圓有不同嗎？

劉昭所補後漢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二陰三陽叁天兩地」的「二陰」「三陽」和甲圖有差異嗎？

後漢律歷志「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其「陽」「圓」「三」「陰」「方」「二」六個字的意思，和甲圖上下兩方的形象有差異嗎？

經此實測之後，纔知道每日標末之影與標身直影兩頭都是交互的；今日與昨日標末旋影兩

頭亦都是交互的；一周年標影的總和，兩頭亦次第蟬聯在一氣的。

經此實測之後，纔知道以上六章中所引解釋周易諸典籍，的確沒有錯誤。

周易的時代章第八

周易的根本卦爻，是測候天象的符號，上文七章已證明了。

草昧時代，怎麼會產生測驗天文的科學家呢？答復這箇疑問，容易得很：

中國天文學，是從游牧進入農業時代的出產品，因為農作和節候是很有關係的，不懂氣候，而求農產收穫豐盛，這是做不到的；所以天文學就從農業時代應運而生了。

翻開周易上下兩篇本文，可以檢出一百多箇利字。利字左旁那箇禾字，就是稻字。閩浙畬民（亦叫畬客）名稻爲禾。這足以證明禾字是稻字的古字。這百多箇利字，很足以證明他們測驗天象那時候已經有稻了。不但如此，他們那時候已經有酒喝了。

「有孚于飲酒」（未濟，上九）

「樽酒簋」（坎，六四）

「需于酒食貞吉」（需，九五）

「困於酒食，」（困，九二。）

請閱者想想，他們喝的是甚麼酒？是西洋來的葡萄酒嗎？大概是「紹興」一類的糯米酒罷。若說周易不是農業時代的產物，怎麼又有酒呢？不但如此，他們那時候已經很勞苦的種田，割稻並且還知道調換耕種的地方呢。

利字，古寫作，（見說文古籀補，）右邊那把刀的形象，不是割稻時所用的鎌鉤嗎？

「不耕獲，不菑畲，」（无妄，六三。）

耕字就是「耕種」的耕。耕字在中國古今字典書籍裏沒有兩個用法，亦沒有兩個解釋。耕字右邊那個「耒」字，就是農器「耒耜」的耒字。穫字左邊從禾，就是割稻「收穫」的穫字。菑，不耕田也，——（說文艸部。）一歲曰菑，二歲曰畲，三歲曰新田。——（禮記，坊記，鄭注。）畲，三歲治田也。

——（說文，田部。）不耕的田叫菑；過三年再種的田叫畲；可見菑和畲，是調換地方耕種的專名。依據周易本文之利、穫、耕、菑、畲、酒等字，我敢大膽斷定周易是農業時代的天象學。

足以證明周易的時代的，還有兩點：

(一) 歷史，

(二) 文法。

「用史巫，」(巽卦，九五)

這史字足以證實作周易那時候已經有史官了。遍檢周易上下兩篇本文，關於史之重要記載，有三：

(A) 關於兵事的：

「師出以律，」(師，初六)

「大師克相遇，」(同人)

「征凶，」(困，九二)

「行師，」(豫)

「行師終有大敗，」(復，上六)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離，上九)

「不利卽戎」(夬。)

「用伐邑」(晉上九。)

「負且乘，致寇至」(解六三。)

「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濟九三。)

「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未濟九四。)

這「高宗」究竟是那個朝代的人呢？

「高宗彤日」(書經，商書。)

「昔在殷王中宗……其在高宗時」(書經，無逸。)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孟子。)

「武丁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於野」(竹書紀年。)

「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戰國策，秦。)

「殷高宗之子，曰孝己」(尸子)

我參考上面這六種書籍，知道周易之高宗就是殷朝的武丁。

周易之「鬼方」是什麼地方？

「文王曰，咨……內爨於中國，覃及鬼方」(詩經，蕩)

「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竹書紀年)

「武丁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竹書紀年)

「鬼方先零戎也」(世本注)

文王拿「鬼方」二字和「中國」二字做相對峙的名稱，可見「鬼方」二字是中國以外的地名。文王是殷朝末年的人，他談論當時中外形勢，談到「鬼方」；周易記載當時中外的情形，也叙及「鬼方」二字。假使周易不是殷朝的出品，怎麼會用殷朝那時候的地名呢？文王以前沒有鬼方這個地名，文王以後，也沒有這個地名。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

(B)關於遷國的

「告公從利，用爲遷國。」（益，六四。）

這「遷國」二字，在中國歷史方面，關係很重大的。這「遷國」二字，與盤庚等因水患而遷都不同。遷都，不過遷移其國都罷了，其國都還在一國版圖以內；「遷國」是把國家搬到別的地方去了。這豈不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嗎？

詩經說，「古公亶父，陶復陶穴，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大雅，緜。）

孟子說，「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史記說，「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戎狄攻之……欲得地與民。……古公曰，「……

民之在我，與彼何異，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焉。」乃與私屬遂去……踰梁山，止於岐下。……古公乃貶戎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少

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生昌。」（周本紀。）

詩經說，「維此王季，……王此大邦！」（大雅，大明。）

詩經說，「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魯頌，閟宮。）徐文靖說，「翦，勤也。」（爾

雅釋詁）「實始剪商」，蓋謂實始勤商耳，與周書「太王其勤王家」之意正自符合。」

我們讀這四節記載，知道文王的父親，名叫季歷，就是王季。文王的祖父名叫亶父，就是太王，太王原籍是住在邠的，（就是豳）因為抵擋狄人不住，搬到殷朝岐山那個地方去住。孟子說，「文王西夷之人也。」這話很有道理；因為文王的祖父太王，當初是不住在殷朝版圖內的，是殷朝的外國人。這族外國人，後來又被狄人壓迫得站不住腿，只得退到殷朝版圖裏面來。殷朝寬宏大量，便把岐邑賜了他們，所以竹書紀年說：

「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

「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

史記還說，「商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你看，這種舉國扶老攜弱的狀況，與周易「告公從利用爲遷國」的遷國二字有不同否？

（C）關於官制廟號的：

「王三錫命，」（師卦）

「康侯用錫馬蕃庶」(晉卦)

「王用享於岐山」(升六四)「致貢曰享」見曲禮下鄭注「享獻也」

「王用享於帝」(益六二)

「公用享於天子」(大有九三)

「王用享於西山」(隨上六)

「帝乙歸妹」(歸妹六五)

請閱者注意這王侯公帝天子的名稱區別。其時既有這種官制等級的區分，並且與殷周兩代官制等級相同，必不是游牧漁獵時代；一定是兼并部落，漸趨統一時代。被分封的公侯王，固有類於會長，而天子與帝，在中國歷史上不能說他不是萬邦統於一尊的尊稱。從官制一方面比較看來，周易一定是殷末的產物。

再從廟號方面推考看：

「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次曰仲衍，三曰受德，乃紂也。」(呂覽當務)

「帝乙長子曰啓，啓母賤，不得立；辛母爲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史記殷本紀）

把呂覽史記這兩節記載對比一下，帝乙是紂的父親，無可疑了。再把「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詩經商頌玄鳥篇）和孟子「紂之去武丁未久也，」「湯崩，太甲未立，外丙二年，中壬四年」的「丁」「甲」「丙」「壬」等字，來參對殷朝的鐘鼎而知殷朝的廟號都是用天、干、名稱來代替的。周易記載「高宗伐鬼方」又記載殷朝（帝乙歸妹）這「高宗」「帝乙」兩個名字，已經很顯明地表示出他是殷朝的人，亦可以說他們兩個已經用殷朝記名的特別標幟，明明白白告勸我們，「周易是殷朝末年的出產品」。

我在第一章至第七章裏面，說周易是天文學，這章又從周易舉出許多歷史來，好像周易是歷史，不是天文學；好像我的說話自相矛盾。須知西漢以前的史官，本來兼管天文（第五章「太史令向摯先歸周王」句下已證明了。）著作周易的，把天文和歷史一塊兒記載在周易裏面。作筮詞（就是籤語）的，又拿天文歷史以及社會種種現象做筮詞的材料。古代的事實如此，並非我自圓其說。

——筮詞說詳釋卜筮章。

(二)關於文法的有四：

(D)「有」字和「假」字的特別用法。

「王假有廟」(渙卦)

「王假有廟……用大牲」(萃卦)

「王假有家」(家人九五)

茲先假設爲假，告也。有於也。『王假有廟』——王告於廟。

再看周朝初年的「假」字用法如何：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詩經，噫嘻篇)

「成王既昭假爾」——成王既明告爾。「爾」字之下「率時……百穀」一句，就是成王告

訴子孫的說話。

「昭假烈祖」(詩經，泂水篇)

昭假烈祖。——明告列祖。

再看殷代「假」字用法如何：

「湯孫奏假。」（詩經，那篇。）

「湯孫奏假。」——湯孫奏告。

「殷假無言，時靡有爭。」（詩經，烈祖篇。）

「殷假無言，」——奏告無言。

先儒把這種「假」字當做「格汝衆庶」的「格」字說，這是對的，因為「格」字本來亦作「告」字用；把「假」字讀做「格」字音，這是錯的。詩經的三頌，都是祭告宗廟的樂章。「昭告烈祖，」「湯孫奏告，」「奏告無言，」都是指祭告宗廟說。「奏告無言，」這句是形容祭告宗廟時的肅靜。

周易「假」字的用法，與殷周兩代的假字的用法，完全相同了。

再看殷周兩代的「有」字的用法如何：

「民不適有居。」（商書，盤庚。）

「投畀有北……投畀有昊。」（詩經，巷伯。）

「王假有廟。」（渙卦。）

試把右方各例的詞性分析出來「有」字的用法自然顯然。

民主詞不副詞適關係內動有介詞此種有字和孟子「王居副位

王主詞假關係內動有介詞

廟副位

投動詞畀代詞和彼有介詞

北副位

投動詞畀彼有介詞

昊副位

這種「有」字作「於」字用的用法。東周以後，除孟子「封之有庠」外，絕少看見。「封之有庠」

「封之於庠。」若周易是殷周以前的作品，怎麼它「有」字的用法和殷周間的用法相同呢？

還可以用周易中「于」字的用法，把周易那三個「有」字比較出來的確是個「於」字：

「王用享于帝。」（益，六三。）

「王假有廟。」（渙卦。）

『假有廟』之「有」字，與『享于帝』之「于」字用法，完全相同，同是介詞。「有」字，古代何以作「于」字用呢？

「有」字作「于」字用的原因：

(一)「有」字，古代讀做「烏」字聲，

(二)「于」字，古亦讀做「烏」字聲，

所以借「有」字作「于」字用。

(例一)「於乎」||「烏呼。」

「於，古文烏，」(說文烏部)於，即烏字。

因爲「于」古讀如「烏」，所以借「於」代「烏」字用，「于」「於」通用，這是無庸舉例的。

(例二)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

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詩經，王風，葛藟)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詩經，魯頌，閟宮。）

大夫庶士，邦國是有。」

詩經那時候，讀「有」字做「烏」聲，所以用「有」字與「母」字協韻，不但詩經如此，現在中國的古語（福建）呼「有無」的「有」字聲音，與河北讀「烏」字的聲音一樣，（說詳拙著閩語證話。）

經此一番比較和推考，我知道周易這種「有」字用法，完全同「于」字相同的。這種「有」字用法是很特別的；其餘「有」字的用法，須參看經傳釋詞，茲不贅述了。

（E）「若」字的特別用法

「不節若則嗟若。」（節卦。）

「出涕沱若。戚嗟若。」（離，九五。）這種「若」字，與洪範「……恆雨若……恆暘若」的

用法，完全相同。

（F）「乃」字的特別用法

「乃亂乃革」(萃初六)此種「乃」字，與詩經絲『乃疆乃理，乃左乃右』的「乃」字用法完全相同。

(G)「或」字的特別用法

「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中孚六三)這種「或」字的用法，與詩經行葦篇「或歌或嘏，或燔或炙」的「或」字用法完全相同。

從歷史與文法兩方面看來，周易是殷朝末年的出產品毫無可疑了。

周易的作者章第九

周易的時代，已經明瞭，我們再來談談著作周易的人罷。

中國讀書的人，談到周易，總要聯想到伏犧。我說從伏犧到殷周之間不下二千餘年。羲農軒禹和殷周間的人，分站在這長時間的兩端，勢不能把他們拉攏在一起。直捷了當說一句：周易是殷周之間的，與伏犧沒有關係。

周易產生於殷周之間，這句話的時間和空間，好像是很廣漠而不着邊際。但細按——「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呂覽）「殷之敗也，太史向摯先歸周王。」（淮南）這兩句說話，已經明白告慰我們，在殷朝末年那時候，殷朝方面已經沒有產生天文學的可能了，因為他國內的天文大家已投奔新興國岐邑去了。

再按周易——「王用享于帝。」「公用享于天子。」這兩句，我們亦可以斷定周易非殷朝方面的出品。因為這「王」「公」二字，明明白白是諸侯「王」「公」之臣下自稱其邦君的稱呼。

若是天子之太史的筆墨，「王」「公」二字之上，應有專名作「周王」或「周公」；而兩個「享」上，應該有「來」字。從呂覽淮南和周易本文這四語看來，周易的出產地，已經解決；而周易的出產時，比較容易一點了。因為在岐邑新興小邦的君主，只有太王、王季、文王三個。

太王是自豳徙岐，肇基王跡的。他在這流離播遷的時候，一定沒有空閒時間去研究天文。那末，現在只剩下王季、文王兩個了。不但產生周易的時間更縮短，而產生周易的人，亦更減少了。我且先把他倆有關係的句子抄在下面：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中庸）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繫辭）

（辭）

「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醜。」（呂覽，胥時）按醜和仇，同聲通借，史記、秦

本紀，「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醜莫大」即「仇莫大」可證。

「文王囚姜里，益之八卦爲六十四卦。」（史記，周本紀）

「紂拘文王」（淮南道應）

我對於上方六節，先下一個決定：呂覽比較淮南史記出世來得早；中庸更早，而且是孔子的作品。我不能不信中庸呂覽，而卻下其餘的。

依此決定，參較上方六節，得到三個斷案，四個疑問。

第一個斷案是：周秦漢三朝都有「紂拘△△于姜里而演易」的傳說，（文王與紂之事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春秋時的傳說；「王季困而死……姜里之醜」這是秦朝的傳說；「文王囚……益易」，「紂拘文王」這是漢朝的傳說）被傳說的名字雖不同，事實卻相差不多，這一點，我們應當注意。

第二個斷案是：文王沒有被囚，（「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句，就是很顯明的證據；假使文王是被囚禁過的，怎能用「無憂者」三字呢。）被囚的是季歷（呂覽「困而死」句可證。季歷是被紂囚死的，所以文王對這件事很悲痛，（「文王苦之」的「之」字是代「王季困死」句的代字，）這是爲人子者「不共戴天」的冤仇，所以文王不敢忘。所以武王伐紂的時候，「載木主牌位」雖

說是「弔民伐罪」實在是報復他祖宗的冤仇呢。）

第三個斷案是季歷有作品，文王沒有作品，（中庸說，「父作」「子述」而沒有說到文王有作品，這就是很顯明的證據。）

第一個疑問是：季歷犯的是甚麼罪？

第二個疑問是：紂囚季歷而不殺他，這是甚麼緣故？（竹書紀年作「太丁殺季歷。」我信呂覽較竹書有價值，因為竹書經過晉人和沈約等編訂。）

第三個疑問是：夏殷時代的牢獄裏，有著作的自由嗎？

第四個疑問是：季歷的作品是甚麼？

研究的是作易的人，現在又支離繁蕪生出許多與作易無關的疑問。這些疑問好像是沒有解決的希望。閱者別忙，作易的人，就隱伏在這些疑問裏面。我現在假定「季歷作易」拿這假設去解決第一第二兩個疑問，疑問解決了。拿這兩個疑問來證明這個假設，這個假設亦站得住。你看：

季歷作易。（周易是測候日影的曆錄薄和說明書。）

季歷的罪狀——作易（測候天象，是古帝王天子所專有的事。季歷以諸候的資格去擅行天子的事，所以紂把他監禁起來）第一個疑問解決了。

紂囚季歷而不殺——專門學術。（測候天象，嫻習掌故，這都是不易找覓的專門人才。紂囚箕子而不殺，後來箕子傳下來的洪範裏頭，有「五紀」「星辰」「歷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的記載。漢武帝宮司馬遷而不殺，後來史記裏「律書」「歷書」「天官書」等記載。這都是古代不忍濫殺天文家的鐵證。紂囚季歷而不殺的原因，亦就在此。）第二個疑問解決了。

季歷因爲作易，纔坐牢獄，並不是被監禁以後纔演易（呂覽說「季歷困死」這是對的。史記說「文王囚益易」這是錯的，現在牢獄裏不能自由，殷周那時候，豈能有這種文明的法典。）「入獄」「作易」「作易」「入獄」這兩句話是很容易傳錯的；傳說的時候，一不留神，稍微變動兩語詞的上下位置，事實就大不相同。漢人誤傳作易的人和犯罪的事實，其大原因就在於此。）第三個疑問解決了。

學術與環境是很有關係的，現在再看季歷有沒有產生天文學的環境？

(1) 社會的環境——農業：

「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詩經，篇公劉)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詩經，豳風，七月)

「女執懿筐，爰求柔桑」(詩經，豳風，七月)

「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詩經，豳風，七月)

「八月剝棗，十月穫稻」(詩經，豳風，七月)

「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詩經，豳風，七月)

「晝爾於茅，其始播百穀」(詩經，豳風，七月)

這種詩句，分明是一片農場的攝影。大小序說，「豳風是周公戒成王的詩。」我看這是錯的。閱者不信，請看下文，分明是自豳遷岐時的悲歎聲：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室……風雨所漂搖。」(詩

經，豳風，鴟鵂。）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詩經，豳風，東山。）

「予未有室家」——「予室風雨所漂搖」這不是被狄人逼得無家可歸的情形嗎？若說是周公遭流言時的怨詩，怎能說「未有室家」呢？那時成王還在，周家天下毫未動搖，怎能說「未有」呢？「未有室家」句，是指初至岐邑時未安定的情況。「風雨所漂搖」句，是指豳地爲狄人所毀破。「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新」字，指岐；「舊」字，指豳。這是初至岐下懷念故土豳州的心情。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詩經，大雅，綿。）

「古公亶父……至於岐下……曰止曰時，築室於茲」（詩經，綿。）

「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詩經，綿。）

「古公……陶穴……未有室家」這是初至岐下未有家而穴居的情形。『……至於岐下，……

……築室……迺疆……迺畝』這其至岐初闢農場的情形。

太王徙岐的時候，有許多老百姓跟從他。倘不是在邠有二三十年的情感，必不能信服他。至於如此，在邠有二三十年的情感，其年齡必在五六十歲左右。可見太王遷至岐的時候，季歷一定是二三十歲了。無論季歷是生長於邠，或生長於岐，都是農業初興的社會。

(2) 家庭的環境——公子：

豳風七月篇，有「迨及公子同歸」的說話，這「公子」二字一定是指季歷。太王在邠的時候，是農民的首領，亦可以說是酋長；搬到岐邑的時候，殷朝把岐邑賜給他，這時候的季歷，的確是王公的兒子了。

(3) 引起年輕人的好奇心——向摯的圖法：

殷朝末年，政治不大高明。太史向摯是有專門技術的人，他不願同流合汙，抱着天文圖法去投奔新興國岐。季歷是一位安閒闊綽的佳公子，碰到這麼一位有特別技術的客官，再加這種技術又是當時農業社會所需要的，自然而然就產生出一位天文學家來了。

陝西的靈臺（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杜預注，「靈臺在

京兆杜縣周之故臺也。一定是季歷測候天象用的。孟子說，「文王用百姓的力建造靈臺，這是錯的，（孟子是漢代的作品。書經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等語，乃是史臣叙述帝堯的語氣。漢儒始以「放勳」爲堯的名字，（見史記五帝紀。）孟子用「放勳」二字來改移堯典「帝乃殂落」寫做「放勳乃殂落。」若非漢儒僞撰，必無此等誤謬。凡戰國以前的載籍，都有古字，而孟子一書絕無古字。這亦可證其非古。）

這章的結論：

季歷有產生天文學的環境。

在季歷所居的國內（杜縣）又有天文臺（靈臺）留遺到晉朝；

中庸又有「父作」的記載（「以王季爲父，父作之。」）

爻卦是季歷的作品毫無可疑了。

周易本文考證章第十

周易的本文，只有卦詞爻詞兩種。這兩種本文中間，只有一小部份是天文學；其大部分，都是筮詞。

筮詞，就是古代神廟中的籤語（現在叫做「神籤」、「籤詩」、「筊杯詩」，古代叫做「筮」，亦寫做「策」）——說詳釋卜筮章第十一。）

我們試拿殷墟龜甲獸骨文字與周易文字相比較，便可推知龜甲文等是「卜詞」，周易是「筮詞」。茲比較之如下：

「辛丑卜貞（定）王其田牢亡戕」（殷墟書契前編，卷一，第三十六葉。）「亡戕」——無災。

「壬寅王卜貞（定）其田于牢往來無咎」（殷墟書契前編，卷一，三十一葉。）「無咎」——無災。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無咎。」（周易，升卦。）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周易，解卦。）

「王」「公」同是主詞。「田」「享」「射」同是動詞。「牢」「岐山」「墉」同是副詞。

「亡伐」「無咎」「無不利」同是禍福吉祥的口脛。所大不同的，就在「壬寅」「辛

丑」「六四」「上六」八個字。「辛丑」「壬寅」是時候的名稱（古代用六甲五子爲記載時

日的符號）。「六四」「上六」是數目次第的符號。編列數目次第的是籤語，記載時日符號的是

卜詞。籤語是叩問事件的禍福用的，卜詞是選擇時日的休咎用的。這是「筮詞」與「卜詞」所不

同的地方；而其所共同的地方，就在於迷信。「亡伐」「無咎」「無不利」等詞可證。

拿龜甲獸骨文字和周易文字相比，周易是筮詞；龜甲文是卜詞，無可疑了。但上文七章均證明

周易是天文學，此章忽又說周易中間的文字是籤語筮詞，閱者一定很驚異駭怪，說我著此書的說

話「沒有準稿子。」但事實變遷如此，並非我說話沒有準稿子，現在先舉例一證明之。

銅錢本是交易的媒介，六甲五子，本是記時的符號，文字本是發表意志的符號，這種事實，無論

何人都知道的。但十字街頭的拆字先生，偏要拿文字分析開來占斷人家的禍福；神壇上的做卦先生，他偏要拿銅錢投在龜殼裏，搖出陰陽六爻來配合六甲五子，推算五行生剋以卜人家的休咎。拿測候日影的符號，注上文字，以占問吉凶；這與拿銅錢、文字、甲子，做叩問禍福休咎的工具，同是一種伎倆。

銅錢是交易的媒介，它會變成迷信的工具；

文字是明志的符號，它會變成迷信的工具；

甲子是記時的符號，它會變成迷信的工具；

卦爻是測日的符號，它會變成迷信的工具；古代的事實變遷如此，並非我的說話沒有準稿子；


亦非曲說強辯。

天文學所以變成筮詞籤語，尚有重大原因，就是：

專制時代，測候天文爲王家君主，的專有學術；人民不得擅自學習，——實在含有一種秘密性。因此，一般人民視天文爲神祕、狡黠者流，就利用這種神祕性的天文符號，爲欺人以獲利的工具。

閱者細按以上的比較，說明事實原因，對於「周易的大部分是筮詞」一語，當可恍然無疑了。但是，周易既由天文符號變做筮語，何以還有一小部分（如第五章「日中見斗」等語）不變呢？因爲「卦爻」由天文符號轉變成「筮語」的綱目，而卦爻底下當時測候家所注釋的天文現象的文字，亦隨之變成「筮語」了。

周易的大部分是筮語筮詞，已說明如上文；現在再將那小部分的天文學的文字說明一下：

元字，古代與玄字通用，老子「元之又元」亦寫做「玄之又玄」可證。玄字，古篆寫做，這明白白是測候天文的符號。那兩個圓圈，是表示太陽的行道旋環迴繞的形象。這是就字形說。「旋」「圓」二字何以與玄字同聲呢？玄字本含有旋轉（指天道旋轉）而成圓圈（指天的行道成圓圈形）的意思，所以從玄字孳乳旋圓等字。這是就推原字聲說。荀子解蔽篇「水動而影搖，人不足以見美惡，水勢玄也。」「水勢玄」就是說水勢旋動；上文「水動」「影搖」兩詞可證。這是就玄字的意義說。就玄字的形聲義看來，玄字的確應該作「天道旋行」的旋字說。

可見乾坤各卦中十二個玄字，是天文學上的專門名詞。

馬字，古文寫做影，（見說文馬部，）許叔重於此字下注「籀文馬與影同」六個字。說文古籀補的馬字寫做𠂔，（師奎父鼎，）確和影字篆文有相似易誤之點。

「元亨利牝馬之貞」的「牝馬」二字，是「牝影」二字的誤文。牝影二字的意義，可參看實測章各圖下方的兩直影。

陰畫， 牝影， 標身的兩直影。

陽畫， 陽影， 標末的旋影。

可見坤卦中這「牝影」二字是天文學上的專門術語。

釋卜筮章第十一

上章既說到卦詞爻詞變做筮詞籤語，這章就便利起見，先釋筮字。何謂筮？

儀禮士喪禮說，「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於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東而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史曰：『諾。』西面於門西，抽下韝，左執筮，右兼執韝，以擊筮，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尙饗。』乃釋筮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於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韝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於主人，占曰從。」

讀右方這種記載，知道周代以前的「筮」，是專以占問某事件之休咎的。右方「用薦歲事」之事字可證。周代以前所謂「筮」，同現在神籤相彷彿。

(1) 神籤擱在竹筒裏面，筮亦擱在韝內，「左執策，右抽上韝」可證；曰「抽上韝」，則筮策擱

在轅內可知。

(2)「神籤」須核對籤語；「筮策」亦須核對卦詞，「卦者在左……卒筮乃書卦於木」可證；曰「卦者在左」則有專管卦的人在廟內可知；曰「書卦於木」則係書筮詞在木片上。

筮詞和籤語相同，已證明了。現在再說「卜」字。

與卜字有關係的記載，只有五節，茲先鈔在下面：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燂，置於燂。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燂席者在塾西……卜人抱龜燂，先奠龜西首，（周禮「貞龜」句鄭注引此語作「西面」）燂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於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於主婦，主婦哭……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儀禮，士喪禮。）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周禮·春官）

「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周禮·春官）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周禮·春官·太卜）

「華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燠，遂歛其燠契，以授卜師，遂役之。」（周禮·春官）

讀右方五節記載中之「卜日」「來日卜葬」知道卜日就是選擇日子。這不是占問葬地或葬事之好歹，乃是占問葬日之吉凶。筮是問某事之可否舉行，卜是問某日之可否行事。這是筮與卜不相同的地方。

讀「開龜之四兆」：方兆……功兆……義兆……弓兆，「掌三兆之法」：玉兆……瓦

兆……原兆」等文，而知「方」「功」「義」「弓」是就兆的形狀說；「玉」「瓦」「原」是就兆的體質說。可見龜兆均有一定的形狀體質，並非是用火灼剝出來的。

讀「楚煇置於燠在龜東，」「先奠龜西首，燠在北」等文，而知「龜」和「火」是相隔很遠的。——漢儒說「卜灼剝龜也」之說不足信。

讀「宗人受卜人龜示高，」「則眡高作龜，」「則眡高命龜，」「凡卜事視高，揚火作龜，致其墨」等文，而知古代占卜的「龜」是人功做成的，並非是動物「烏龜」的龜。（現在所傳用的，測候日時的傢伙，叫做「晷」，晷和龜同聲，這亦可做旁證。）——「眡高，」「視高，」是指火之高，下是否合度說。

閱者看了右方四節，一定蒙住了，我還得申說一下：

古代的「卜法」是拿一定形狀（如方兆、弓兆等）有一定物質（如玉兆、瓦兆等）的人造物，按着上下左右陰陽依法配合起來，（這就是「奠龜」，奠，定也，禹貢「奠高山大川」之「奠」字，史記夏本紀引作「定」可證。）在龜兆的東方，點着一把火把，（這就是「燠」）在火把之西，龜之東，堅立一塊石頭，比較火把稍微低一點，（這就是「楚煇」，「楚煇」當是礎墄之誤。）卜師站在礎墄的東面，拿火把移動着，（這就是「揚火」）火光照到礎墄，楚煇的陰影，映射到

方兆弓兆玉兆瓦兆面；卜人按着陰影映到的地方用墨做個記號（這就是「揚火」作龜致其墨）於是乎，大家拿這記號來核對古本，按古本的文字，判斷吉凶休咎（這就是「旅占」——所以說文解釋占字說，「占，視兆問也。」鄭衆在周禮「筮人」下注曰，「問著曰筮，其占易。」）占卜既畢，卜人把當時配合起來的龜兆撤了（這就是卜人「撤龜」）

周以前的卜法明白了，卜和筮的不同亦明白了。但周禮儀禮之真偽問題，我還得說明一下。若說這兩部書都是偽撰，我還沒有看到有顯明正確的證據；若說有一部是真的，那我就不管了，因為已經有我的立腳點了。我希望有人來把這兩部書的原委明明白白證明出來；但模糊影響的論證我可不敢恭維它。

十翼總論章第十二

自漢至清的讀書人，都信周易的十翼（上彖，下彖，上象，下象，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孔子的作品。我說這種傳說的確不足信。周易的卦爻，都是天文學的符號，上面各章已證明了。假使孔子對於天文學有所述作，何以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呢？何以論語二十篇中絕無談論天道的記載和十翼的名稱呢？細按論語「加我數年，五十」（山東吳秋輝先生說，這「五十」二字是「予」字的誤文，因「予」篆文與「五」二字連文相似，所以誤譯。宋儒讀作「卒」亦未妥）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兩句的語意，孔子對於周易想發表一點意思，而又有躊躇不輕易動筆（「加我數年」和「可以無大過」是不輕易動筆的口吻）的意思；到後來，竟至於絕望了（「吾已矣夫」是絕望的口氣——此句說詳河圖洛書正義章）。

依據論語這些記載，我敢判斷十翼非孔子的作品。

論彖詞

細按彖詞，可得三種最重要的事實：

(一) 作彖詞的人，他知道卦爻是天文符號，所以他用天文現象來解釋卦詞。

六十四節彖詞中，說天體行動與時候的，共有四十三處。說天體行動的，共有十處：

「天地以順動」(豫卦，彖詞。)

「終則又始，天行也」(蠱卦，彖詞。)

「天之道也」(臨卦，彖詞。)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觀卦，彖詞。)

「消息盈虛，天行也」(剝卦，彖詞。)

「應乎天而時行」(大有，彖詞。)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卦，彖詞。)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恆卦，彖詞。)

「凡益之道與時皆行」(益卦，彖詞。)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豐卦，彖詞。)

用「時候」的時字，共有十七處：——

「時中」(蒙卦，彖詞。)

「應乎天而時行」(大有，彖詞。)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觀卦，彖詞。)

「隨之時義大矣哉」(隨卦，彖詞。)

「與時行也……遯之時義大矣哉」(遯卦，彖詞。)

「睽之時用大矣哉」(睽卦，彖詞。)

「蹇之時用大矣哉」(蹇卦，彖詞。)

「解之時大矣哉」(解卦，彖詞。)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益卦，彖詞。)

「頤之時大矣哉。」（頤卦，彖詞。）

「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彖詞。）

「險之時用大矣哉。」（坎卦，彖詞。）

「革之時大矣哉。」（革卦，彖詞。）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豐卦，彖詞。）

「旅之時義大矣哉。」（旅卦，彖詞。）

「姤之時用大矣哉。」（姤卦，彖詞。）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小過，彖詞。）

「剛中」二字連用的，有十四處：——

「以剛中也。」（困卦，彖詞。）

「乃以剛中也。」（井卦，彖詞。）

「剛得中也。」（漸卦，彖詞。）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巽卦,彖詞。)

「剛○中○而○柔○外○」(兌卦,彖詞。)

「剛○柔○分○而○剛○得○中○」(節卦,彖詞。)

「柔○在○內○而○剛○得○中○」(中孚,彖詞。)

「柔○得○中○也○」(未濟,彖詞。)

「剛○中○」(解卦,彖詞。)

「剛○來○而○得○中○」(訟卦,彖詞。)

「剛○中○而○應○」(師卦,彖詞。)

「剛○中○」(比卦,彖詞。)

「剛○中○而○志○行○」(小畜,彖詞。)

「剛○中○正○」(履卦,彖詞。)

「剛長」二字連用的有兩處——

「利有攸往，剛長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夬卦，彖詞。）

繫辭說，「剛柔者，晝夜之象也。」繫辭拿晝夜兩種形象來解釋剛柔二字，這是什麼意思？原來白晝見光明的形象，黑夜見幽暗的形象。光明之和剛同聲，幽暗的和柔同聲；所以它拿「晝夜」二象來解剛柔二字。我們試拿它這種解釋來解釋「剛中」「剛長」「柔中」三詞，都對的；

「剛中」就是說白天不長不短，而適中。

「剛長」就是說白天漸長起來。

「剛中」「柔中」「剛柔而得中」這都是指晝夜平分說。

（二）彖詞，是解釋卦詞的。例如——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這是解釋「牝馬」二字。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這是解釋「先迷」「後得」四字。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這是解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八

個字。

右方係舉坤卦之彖詞爲例；其餘各卦的彖詞，都是與此相類，都是解釋卦詞的，不再舉例了。

「彖，象，猶今之箋注者，析字分句以爲訓也。」（日知錄，藝文。）

（三）彖詞，是周公的作品。

史記，孔子世家，只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之語。前漢，揚雄傳說，「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王充論衡正說篇說，「文王周公彖十八章，究六爻」，日知錄，經義篇說，「彖，卽文王所繫之詞。」按此三說都靠不住，倘使彖詞是文王的作品，何以明夷的彖詞中間有「文王以之」的句子呢？文王何以稱自己爲文王呢？應當依中庸「父作……子述」之意，定彖詞爲姬旦的作品。

論象詞

象詞出世，比較說卦還要遲，乾坤兩卦的象可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的象詞。）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卦的象詞。）

「乾爲天」「坤爲地」這是說卦篇的句子。（原文當作「乾如天」「坤如地」——因爲「如」字草書與「爲」字草書相似故誤「如」作「爲」。乾字係測日標末旋影陽畫的總名，它的地位處於圖之上方，故以天字比擬之；坤字係測日標身直影陰畫的總名，它的地位處於圖之下方，故用地字比擬之。「乾如天」「坤如地」這六字原無毛病。）

細玩味「天行健」「地勢坤」六個字，直以天字代乾卦的乾字，以地字代坤卦的坤字，這就是象詞出世後於說卦篇的鐵證。周易本文並未指乾坤兩卦爲天地的代名，指乾坤兩卦爲天地的代名，是始於說卦篇之「乾如天」「坤如地」之詛文。倘象詞非出於說卦之後，何以直用「天」「地」二字來代替乾坤二卦呢。

象詞中間，道學理學的氣味極其濃厚。卦爻本身，本是測候天文的符號，作象詞的人，硬拿他自己心目中的道學色彩裝到卦爻上面去。如「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以厚德載物」……等等，都是理學氣味極濃的句子，天文學的符號，與理學道學，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作象詞的硬

要假借天文符號以演繹人事，真是牛頭不對馬嘴。

藝文志，日知錄等都說十翼是孔子的作品，我未敢深信；惟象詞的道學語氣，頗與孔老夫子悲天憫人的語氣相類。但細查繫辭中引用周易本文，而兼敘孔子講解的句語的，有十九節；只「亢龍有悔」一節的「子曰」二字下的孔子講解語與乾卦「亢龍有悔」下的象詞相同其餘十八節「子曰」二字下的孔子講解語都和各爻下的象詞絕無相同之點。假使象詞確是孔子作品，而非後世所僞撰，何以孔門作繫辭時，引孔子的講解語只此十九節，而此十九節中，只有一節和象詞相同呢？——象詞非孔子作品，明明白白從此十九節中反映出來了。

論繫辭

考據無證，不能開口，現在先提出關於論斷繫辭的證據。

司馬談對他的兒子司馬遷說，「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前漢

司馬遷傳。這是鈔史記的說話，今史記若有可疑，前漢是無可置疑的。）

繫辭說，「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把司馬談的說話和繫辭一對比，知道繫辭這部書在漢武帝以前，原名叫做易大傳，不叫繫辭。繫辭中「子曰」二字，是孔門學者敘述的筆墨，「子曰」二字之下，是孔子講解周易的說話。我這層意思，本諸陸德明釋文，與歐陽修的傳易圖序稍有不同。

漢書儒林傳說，「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爲之傳。」按這個傳字，不是易傳，易傳是漢儒師說，是司馬談所欲改正的；漢書這個傳字，乃是指易大傳，易大傳就是今之繫辭；不過非完全出於孔子罷了。作者既抱定很忠實的態度，標出「子曰」二字，我信它與論語同出於孔門。

論文言

「春秋襄公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癸未，葬我小君繆姜。」（公羊）這個「繆」字，穀梁和左傳同寫做「穆」，其餘皆同。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於是！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這體字周易作「善」）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周易於此「體」字上有「君子」二字）嘉會足以

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爲亂……而有不仁，不可謂元……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左傳，襄公九年。）

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卒於哀公十六年。假使文言真是孔子的作品，何以穆姜能在襄公九年以前背出孔子的作品來呢？

論其餘

說卦、序卦、雜卦這三篇，是從漢儒的易傳裏搜雜攏來的。司馬談對他的兒子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前漢司馬遷傳。）我讀了「正易傳」的「正」字，知道易傳這部書，在武帝以前，已經有人對它不滿意，希望有人來把易傳改正一下。

我細按說卦、序卦、雜卦這三部，都和易經之根本卦爻本義沒有關係，不談它了。不過有一層必須說明一下。序卦那篇，是把周易的卦爻重新編訂的人做的。卦爻是日影移動的符號。日影移動，並沒有什麼意思，作序卦的人所說「屯者物之始生也……」等等，都和卦爻本身沒關係。

河圖洛書正義章第十三

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朱熹語，見竹書注。）

按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一語，以「河圖」和「天球」對稱，此「河圖」二字是指地圖。繫辭「河出圖洛出書」之洛河二字，是指洛水黃河一帶，河洛出圖書這和湯陰洹水一帶出現龜甲獸骨文字的事實相同。假使朱夫子生在今世，看到鐵雲藏龜和羅王的著作，他那部周易本義頭幾篇所抄陳老道模仿子華子的「戴九履一」「太極生兩儀」等圖，一定要自動的刪去。

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這句於河圖外，又添出「鳳鳥」二字，好像近於神話，（子所不語：「怪，力，亂，神。」——神話是孔子所不說的，）我還得解說一下：

鳳鳥，古文寫做翺（見說文）就是朋字，（朋，幫，膀，同聲孳乳之字，（聯幫同飛的鳥，叫「朋鳥」，就是「雁」）——孔子知道周易是測候天象的書，所以他親自測候天象，並且靜觀物候，拿觀測

所得的天象物候來核對周易。他的門人所傳述在繫辭中的測候學說，除已略舉於本書第一第二兩章外，如莊子天運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聃曰，「子惡乎求之？」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聃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一節中之「求之度數」「求之陰陽」兩語，可爲孔子親自測候天文的左證。老聃是周朝的柱下史，是周朝專管測候天象的官（第五章「張蒼」「六歷」句下，和第七章「天道張弓」下已證明了）。孔子讀周易讀到韋編三絕，不懂；又親自測候一番，又不懂；乃親自跑到沛縣去請教當時管過天文的專門學者老聃。到晚年，纔懂得一點點，仍不敢說自己的研究毫無差錯，乃很謙虛地說道，「加我數年，予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無大過」就是無大錯，可見孔子晚年對於周易尙未澈底瞭解。

「鳳鳥不至，……吾已矣夫」這句，一定是在「求之度數五年未得」「求之陰陽十二年未得」之時所說的話。求之度數，求之陰陽，都不能十分瞭解，乃希望有應時來去的雁來證明周易的時候；並且希望在河洛一帶再發現古代的圖書來證明他所研究的周易。雁既不來，黃河一帶又沒

有古圖書發現，所以他歎一口氣道，「吾已矣夫！」就是說，「我沒有法子了。」

「河圖洛書」並不是神話，已明白了。但論語中還有兩個鳳字，好像是神物，我還得說明一下：

「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從政者，殆而！

這是隱者勸告孔子不要再熱衷於政治的語氣。兩個「鳳」字，都是「朋」字的訛文。是隱者用「朋友」的朋字稱呼孔子。「何德之衰」句，是隱者慨歎世道的悲觀語。孔子是做過司寇的大官的，所以隱者有「往者不可諫」的話。「來者猶可追」句，是勸孔子以後不要再做官。「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這就是說，「得啦，算了罷！現在的官場壞得很呢！」

周易流派變遷談章第十四

連山，歸藏那兩部書，周禮把它和周易並稱；大概是夏殷以前測候的書；古代亦拿它做占卜的工具。那兩部書，沒有傳本，只好不談。

周易的卦爻是測候日影的符號；其卦詞爻詞，是解釋那些符號的。——周易是天文學。卦爻變爲編次籤語次第的符號；卦詞，爻詞，變爲神廟中的籤語。——天文學變爲籤語。

姬旦的彖詞，是用天文學理解釋卦詞；根據天文學理來推論做人的道理。——天文學變爲倫理學。

孔門的繫辭，用天文學理來泛論周易的大概；根據天文學理以推論做人的道理。——孔門實上承周公的倫理學統。

春秋之士大夫，以卦詞爻詞爲神廟中的籤語。

無名氏的卦下象詞，依據卦詞以推論做人的道理；——承周孔的倫理學統——其爻下象詞，

都是「望文生義」之類，無甚價值。

自漢至清的周易家派別，可分爲四：

(一) 測候派

這派，可說是周易的正宗嫡子——後來又流爲識緯家以天象變動爲人世吉凶禍福的徵兆。這是當時倫理學派所排斥的。

從騶衍到徐光啓，天文學逐漸進步，已經非周易那種土圭測影法所能比擬。不過那些天文學家仍多援引周易以自重罷了。

這派的書籍，有乾鑿度，坤靈圖等。

(二) 卜筮派

這派拿周易爲占問吉凶休咎的工具。從殷末到民國，國中大多數的人們，都信仰這派的。現在國中通都大邑，以及市鎮村落，幾乎到處都有「文王神課」的卦壇。這些卦壇，很足以證明此派的魔力已經籠罩全國！

這派的書籍，有易林，卜筮正宗等。

(三) 訓詁派

民國五年到民國十一年中間，我在河北成賢街圖書總館，宣外圖書分館，西湖圖書館，看了二百多家易注，都屬於這一派。這派先生們的頭腦，都不大清爽，他們觀察周易，好像我們看百科全書四字一樣，心目中都認它是包羅萬有。他們的首領鄭玄說，「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先存一個「無所不備」的成見，去看周易，那周易便變成百科全書，「無所不備」了。我想殷周那時候，怎麼會有如此高深的萬有全書呢？須知這是古代做神籤的人，要想籠罩社會上一般人的心理，所以拿當時社會上的許多「心」「物」狀態，很夾雜地寫在籤語裏，以顯示他們的神籤是「神通廣大」「有求必應」的罷了。訓詁派的先生們，看到周易中有這許多「心」「物」狀態的描寫，就認它是「無所不備」，我敢大膽批評他們是大錯而特錯的。

這派的祖師是周孔，因為周之彖詞，孔之繫辭，有許多地方是解釋周易的。不過，周孔沒有拋開天文，專釋文字。這一點，卻和訓詁派不同的。

這一派的書籍很多，李鼎祚的集解，何楷的周易詁，清代某廩生的三十二家易注是很好的，

(四) 玄理派

這派的祖師亦是周孔；其首領是王弼。他們不同的地方是：

周孔依據天文學理來推衍做人的道理；

玄理派用做人的道理來解釋周易。